

# 快樂世界

第十一期

分二洋售張一日今

二八五里德仁口路都成南界租英址社

例刊告廣 目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  
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  
年二元半年一元  
一角日本同國外  
各埠加倍  
論月不定報資先惠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  
均以英尺方寸計  
算  
每方十期收大洋  
六角另登整頁均  
照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本報

報報

啟啟

事

一

本報尚有餘存如蒙愛讀者補閱每期附郵二分(以半  
分一分爲限)即當原裝寄奉存報無多欲補從速  
如蒙訂閱本報請直接向法租界愛來格路永清里一號  
發行主任許蒙雲君接洽可也

〈賓來迎歡室雅關另壁隔行銀夜日界世大址社〉

## 滕王閣詩社



月下推敲作句之清新窗窗前聯聯詞句之工致良難  
韵門尖又文人樂事詩分晴雨客苦吟雖由於匠心  
之獨運要關於見地之不同所以金谷飛觴三爵開運  
成之客平南設館千金買一字之師凡諸所述由來尚  
矣本館采古人之成句作文人之生涯聊揮五言體綴  
一字射來詩眼既皆信而有證博得蠅頭亦屬廉不貴  
雅心機各出錦彩高標此誠說智之文場消閒之韵事  
也

附則  
在本社射詩滿二元者贈中山徽徽一磨內附贈券一  
紙照章取件  
持持本館優待券一紙附小洋二角向本社射中者得  
大號三層白蘭地一瓶如再以白蘭地連中一次則贈  
白金手表一只(或玻璃方鐘一只)

- ▲贈品章程
- ▲特彩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千張
  - ▲頭彩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一千五百張
  - ▲二彩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八百張
  - ▲三彩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五百張
  - ▲四彩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百張
  - ▲五彩三張 得大世界門票二百張
  - ▲六彩三張 得赤金手表一只
  - ▲七彩五張 得長方玻璃鐘一座
  - ▲八彩十張 得茄力克香烟十磨
  - ▲九彩二十張 得大號白蘭地一瓶
  - ▲十彩 照所得贈券取件
- 馮成龍君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三百張  
住城內大東門內彩衣街乾泰莊  
張潤麟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一百張  
住貝勒路  
法界電車公司陳石年君得門票一百張

## 琥珀白濁粉

◀半角二洋小價減▶

此藥粉並無若辣惡味無論新老各種白濁服藥  
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膿淋  
濁梅毒等毒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  
出保除根永不復發

▲經理處：雲南路大慶里口養和室 大馬路  
日昇樓下成茂錢莊 五馬路跑馬廳榮大國貨  
藥房 新開橋車站新園浴室 四馬路長樂  
樓下瑞大

## 快手魔術

術魔手快

專接堂會  
教授魔術  
限期速成  
贈送器具  
詳章面詢  
定期不誤

接洽處：北海路跑馬廳對面亞細亞大戲院或東亞大戲院或大馬路後台



## 社會長篇 奇形怪狀錄

(一十)

### 第一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二人坐下，吃了一會酒，宗學恆忽笑道：「是了是了，我想着了，丁菊文倒給他嚇了一跳，忙笑問道：『學宗學恆道，琪山此刻不來，便是這個緣故，丁菊文弄得莫明其妙，便笑道：『學翁，你說的什麼話，我還是不懂啊。』宗學恆笑道：『你莫非不知道印琪山家裏的事情嗎？』丁菊文道：『我與他雖是老朋友，但是相交却沒有你和他那麼深，難道他是個擺內家嗎？』宗學恆連搖頭道：『非也，非也，你是不留心，所以不曉得他的秘密，其實他做這種事情，轉是和和交情淺的人，知道得詳細，我也是去聽來的呢。』丁菊文又追問道：『學翁，這種不相干的話，何用說他，究竟琪山所爲何事，請你快點說出來罷。』宗學恆道：『且慢，我倒忘記了，你不是要請琪山替你令郎治病嗎？如今我問你，令郎病狀，已好些麼？』丁菊文道：『你這說離題愈遠了，小兒此刻是已經好一點了，宗學恆笑道：『你不用性急，我自然會慢慢的，將此中情形講給你聽的，說起來也真是個大笑話，原來琪山那樣的人，竟自和他的婦居叔母，發生了暗昧關係，丁菊文不信道：『那有這等事，怕是一種蜚語罷。』宗學恆道：『事情是很確實的，不過我當初剛知道這件事，也和你此刻一樣，不相信琪山會做如此悖禮的事。』



# 快樂與賭

「合和」

賭、十個人之中、恐怕倒有十一個喜歡的、所以世界之大、無論那一國、賭風均極熾盛、要是平均起來、豈非全世界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愛賭的嗎、既然這樣、簡直可以說、人們愛賭的習性、或者也是由於天賦吧、有人說、這句話、說得不對、須知人之所以喜歡賭、無非為的徵倖心和貪得心的緣故、唉、可惜我不會研究過心理學、否則也許可以證實、此說確有成立的可能哩、不過照我的推測、心理作用、仍不離乎天賦範圍啊、我們於勞苦之後、借賭來消遣消遣、以調節身心、本無傷大體、并且也可算得一件樂事、然而未可以為賭是快樂的、便沉溺此中、執迷不悟、終於身受痛苦、懊悔不及、那幾味咧、還有一種人、甘以血汗金錢、拿來作孤注一擲、這不是要尋快樂、實在是自召煩惱了

# 我夢的花運

昨日下午五六點鐘時候、我從公司裏出來、走到南京路口、碰着一個朋友、他問我飯有吃過麼、我說沒有吃過、我朋友說到言茂元去喝幾杯酒吧、我聽了喝酒、連聲的說好、二個人跑到言茂元、喝了八盞酒、我覺得有點酒意了、叫了二碗蛋炒飯、真吃得酒醉飯飽、西冲東撞、相碰出了言茂元、我的朋友說晨光還早何不

到神仙世界去白一賭、我說好的好的、大家跑到神仙世界門口、我齊巧在櫃檯上買票的時候、旁邊來了二個女郎、內中有一個女郎說、「票子我來買吧你不要開了(醉俠客)」、「我聽得這種金鋼鑽落在玻璃上的聲音、我就回頭去看、原來神仙世界神仙出現了、二個如花似玉的俏佳人、看了之後、真要三日不知肉味呢、我們跑進了裏面我對朋友說、到樓上去看兒戲好吧、他說好的就踏進了電梯、那二個女郎也到電梯上來了、那電梯一直開到幾層樓、我們剛走到幾層樓的門口就有幾個異性來招待、那幾個異性招待、還當我們四個人是一淘的、問我何要坐一歇今朝戲蠻好格、我對面一看、齊巧不巧的剛有四只位子、那異性招待又說道、給你們四個人齊巧正好、那二個女郎聽見這話、對我笑了一笑、就朝前到那空位子坐了下來、那時我倆身不由主的也就跟了他們並肩坐下、不到三分鐘、那異性招待、送了四杯開水上來、他們拿了開水吃了幾口、我對他們看了多時、他也常常對我笑迷迷的、那時台上唱什麼戲、我却一點也不知道、等了一歇那個異性招待、給我們換上了四盞開水、我給了八角茶資、後來他們總對我笑嘻嘻、此時我拿了香烟問她要嗎、她也不回答我、仍舊笑嘻嘻的一搖頭、我知道她的表示、我就自己拿了一枝、給我那朋友一枝、我說你為什麼這樣規矩啊、連烟都不吃的、她紅了臉說、我倆在以外邊不吸烟的、我的朋友接口道、哈格道理呢、他說這也無不哈格道理、不過女、在外面吃烟有點不雅觀、所以我促促吃、從此搭訕之後、就此黑七搭八談起來了、這個時候已今有十一點鐘了、我問她到外邊去吃點心好麼、他初先不肯去、後來被我連連的催着、他却答應了、四個人一淘走出門口、跳上黃包車、一淘到全家福吃、吃好了、送她們到家裏去、跑到她們的弄堂口、她叫我們不要進來了、恐怕有人看見、明天到老地方候等吧、我說時候呢、她說七點到八點、我說好的、明天會吧、我就向後轉開步走、跑到家裏一淘也不睡起了、到了第二天晚上、到了那朋友公司裏等他、一淘到神仙世界老等、到了十一點鐘也不見她的芳影、始覺得彼等她們放生了、這也是我的情場失敗、現在我常感到他的弄堂口去等候、總不見她的芳影、這到底是何個貨色、弄虛我有點糊裏糊塗、碌生阿哥、這種經驗你一定比我富廣、不知可肯告訴我一個門檻、怎樣可以吊得到、

# 一張戲票的代價

這幾天北京大戲院、勸浪開映神怪影片、「月宮寶盒」生意是極好得來、淘成、戲票要預先買好、所以我預先去買好二張票子、是禮拜六格五點半鐘、因為禮拜六下午是化來壓可以去看戲、白相白相、我在門口等我心愛的意中人、直等到五點十分、仍舊勿看見來、等得我心焦得來、我想、她昨天得電話裏不是答應我一定來的嗎、為什麼等到現在、仍舊勿來呢、恐怕她已經在裏面看了、我就跑進戲場裏去尋她、兜了二個圈子、尋來尋去、終關尋不着、那裏有她的影子、倒遇着我

的老友張君、我就問他看見我的意中人沒有、他說沒有看見、我誠他代留着二只座位、我再跑出來、向收票員領了一小便證、再到門口頭、像癡漢等老婆樣的去等等、等來除了這幾種之外、却還有可以分別的地方、一種是看他的舉止行動、一種是看他同來的是那一種人、人家的舉動、比這種白野雞一定要穩重不少、倘然看他同來的人、也可以分得他是做生意的、或者不做生意的、從前的時候、有錢的人家、少奶奶小姐、出來時候、一定要帶上一個丫頭、或者是大姐、現在却不對了、人家出來、倒不帶丫頭大姐、一輩做生意的白野雞、他們倒帶着丫頭、現在却不對了、人家出來、倒不帶丫頭大姐、就要看他同來的人了、若使同他打扮得一樣漂亮、就要注意、要曉得他們是什麼路道、只須釘在他們背後、聽他們的談話、二個人走路、終要談談說說、倘然講老三怎樣、老四如何、這就不正式的了、人家的談話、決沒有老三老四的稱呼、還有一種單搭、分辦起來、也非常便當、譬如在遊戲場裏、只要看他的動作、做生意的單搭、一個人在遊戲裏走來走去沒有一定的地方、就是坐下來看戲、他一定在最後的椅子上、決不肯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因為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倘然接到了客人、進進出出、非常的不便、坐在後面、接到客人、進進出出、又便當、就是沒有生意、坐在後面、往來的人、都可以看見、接起客來、豈非比坐在前面便當得多嗎、

# 腰子經驗談

「四」

(生碌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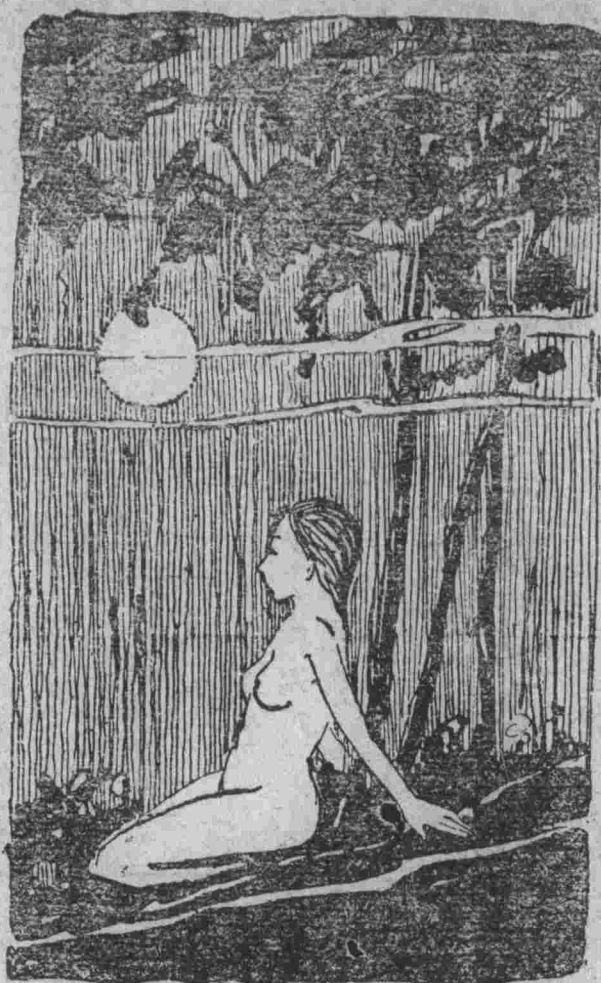
就是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也有分辦講到衣裳却是分辦不出的了、因為現在的小家碧玉、他們出來起來身上穿的衣、也不見得一定輸於大家閨秀、實在現在通行的一種旗袍和旗袍馬甲、十個年輕的女子、倒有十一個歡喜穿的、做這種旗袍的衣料、一時也難以分辦、因為近來的衣料、有一種好的、一定還有一種假的、這種假的做得好、一眼看上去、也分不出是真是假、真要仔細看纔看得出來、而且價錢又便宜、所以小家碧玉穿的很多、真真假假的被他混着、在這衣裳上就分不出了、可以分辦的、只有一雙腳、這一雙腳怎樣、可以分別呢、就是買來穿、一定沒有像大家閨秀的好了、還有一雙襪、也可以分得出來、小家碧玉、決不會像大家閨秀這樣的一二塊錢買絲襪來穿、終是那粗洋紗的、或者是人造絲的、只須在這腳上一看、就可以分得出來了、



## [三]

月明之夜

(守仁)



一日、爲翠芬之生日、買麵置酒、借極忙碌、是日又恰爲星期日、細雨濛濛、頗覺無聊、乃居門不出、至午、翠芬已登樓來邀余夫婦、余固力辭、而余之玉皇大帝、含笑若有所思、翠芬則強催不休、意以今日爲儂生日、如不允、請即蓆儂也、且家中又未招戚、只君一對伉儷耳、余見情不可却、思欲允往、然又恐爲河東獅見疑、乃轉覩玉皇大帝已點首示可、余欣然報可、翠芬亦展顏爲笑、至則小娟已佈置碗碟、翠芬卽斟酒、邀余夫婦入坐、一盃復一盃、繼斟不已、余素不勝酒、然得美人勸餐、猶勉勉強示余、無何、終不勝力、須臾間、已酩酊大醉、飄茲醉酒薰心、優怡如登仙、

〔未完〕

其一

人生須要尋『快樂』  
快樂『開心』世所珍  
歡浦『繁華』春似海  
『荒唐』有徑探花津

其一

膀子居然也著經「碌碌曾著膀子」

青年從此有先型

普天情種都成眷  
寄語冤桶莫浪聽

悟禪戲題

「羊天」

近年來上海的生活程度、可以說高到極點了、豆腐青菜、比了肉的價錢還要貴、有錢的不要說、沒有錢的、沖沖醬油湯、吃些冷粥冷飯蘿蔔乾、也還過得過去、最難的要算中等人家了、一個月的進款、不過一二十元、所付出的、除米錢房錢之外已經把一個月辛辛苦苦的心血錢化了、那裏還好講究什麼穿衣服買化粧品、和札朋友交際呢、但是住在這繁華的上海、我們這輩「不上不下也」等人、雖然處於這艱難的環境之中、時髦不可不學、要為經濟上着想、也須要講講經濟學才行、講到我的經濟學是與衆不同的、並非是一種專門學識、乃是大家可以來學學的、廢話少說、諸位看下去罷、

電燈泡復活

朱太老爺

電燈泡一卽陸雲熙主編之電燈泡報四日刊將於四月一號重行出版篇幅與本報類同內容更爲精美且改爲三日刊云、

|             |             |         |     |   |   |   |   |     |   |
|-------------|-------------|---------|-----|---|---|---|---|-----|---|
| 承<br>接      | 立           |         |     |   |   |   |   | 新劇男 | 女 |
| 堂會          | 永           | 立       | 競   | 競 | 競 | 競 | 競 | 劇   | 女 |
| 徐素秋         | 胡安君         | 俞樵翁     | 張彩霞 |   |   |   |   |     |   |
| 可社大里對界接價元價貴 | 接後世四面大洽目八日府 | 洽處法議劇四邀 |     |   |   |   |   |     |   |

白 蜀 險

各種危險白濁永久不愈  
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  
濁粉每料小洋二角半  
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定可  
將勝脫內尿管中之齷齪  
白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  
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  
出包你永遠不發總發  
行雲南路一九八號大慶  
里口養和室大馬路日  
昇樓下成茂錢莊新開  
橋電車站新開浴室五  
馬路羣玉坊榮大國貨老  
藥房

|        |        |      |      |      |          |
|--------|--------|------|------|------|----------|
| 男<br>女 | 合<br>演 | 新    | 心    | 團    | 滑稽<br>趣劇 |
| 高      | 趙      | 王    | 吳    |      |          |
| 巨      | 寅      | 長    | 松    | 翠    | 英        |
| 本團專接   | 喜慶堂會   | 定期不誤 | 價洋十八 | 元八角如 | 蒙相邀請     |
|        |        |      |      | 至四馬路 | 神仙世界     |
|        |        |      |      | 三樓後台 | 接洽可會     |

兒科專治  
沈葆如  
專治  
原在東新橋今上午門診改在  
法租界辣斐德路一百九十號  
沿馬路石庫門內乘十七八兩  
路無軌電車可直達門診仍四  
角六十出診二元四角六十  
小兒傷寒 溫病 瘧  
熱 咳嗽 痰喘 吐  
瀉 疳膨 重癆 驚  
風 痧子 天化 雜  
病 一切危急等症



第一號

本欄啓事

本報爲增添閱者快樂起見特  
闢小快樂一欄如有短小精悍  
快樂有趣之稿件一律歡迎一  
經登載備有薄酬聊答雅意

(大樂)

快樂乃人生第一要著、干願養性情、活潑天機、大有關係、但吾人處此擾攘時代、愁多樂少、然終日沈悶、而不尋些快樂、亦覺徒自苦耳、若夫大快樂之事、固不鮮見、小快樂則隨地而有、隨景而生、即須自己尋覓可也、故鄙人對於快樂兩字、素有研究、每日每時、不肯輕易放過、胸中無論如何憂慮、亦必勉強尋些快樂、以涵養天和、故終年無憂無慮、抑如葛天之民、此無他、皆得之自己尋快樂耳、諸君不信、不妨於酒餘茶後、尋些快樂、自有佳境臻至、本報恐諸君一時無從去尋快樂、特闢小快樂一欄、以嚮閱者、亦得以稍舒愁懷、而入快樂之境界也、

(大快)

漫云吃受容、  
造成糞汁入馬桶、  
吃了撒、撒了吃、  
吃了有何用、  
少吃不能飽、  
多吃肚皮痛、  
人們何所如、  
都是一飯桶、

(也是詩家)

昨天我和羊君到神仙世界去游玩，恰巧三層樓木灘場後台有一個熟人，招呼我進去攀談，忽然看見牆壁上有一首妙不可打醬油的詩，聽說是一位女新劇家土女士做的，現在抄在下，諸君看了，也許要小小的快樂一快樂，神仙世界地方好爲何生意不能妙諒必風水未曾轉老板運道亦不高

(小白臉)

黎明正值夢甜、須過中午而始起、後夜正當白相、每到月落而方眠、功課以吃著、遊戲以嫖賭、吃當時鮮、而價須貴、著宜漂亮、而新花樣、正當家事、若死人而不管、荒唐生沽、偏絲毫而不漏、妻妾務宜多、擇其俊而帶些騷、婢僕尤當衆、選其美而必須俏、父母教訓、只當放其臭屁、（我自家拉裏放屁）歹人壞語、須當金玉良言、日裏非賭不可、夜間非嫖不興、賭欲大、方爲合格、嫖須多、始能適宜、典當裏不可不去、楊梅瘡不可不生、祖宗雖近、祭祀不必敬誠、子孫雖愚、荒唐不可不教、正直君子、須報以白眼、逢荒唐朋友、當格外歡迎、有賭博之場、務必參於其例、見俊俏佳人、極當釘稍。

一羊

|     |     |       |         |
|-----|-----|-------|---------|
| 脚   | 燒人棒 | 睡     | 餓死(音細)人 |
| 簍   | 打嘴棒 | 衣服    | 燒灰      |
| 手杖  | 觸角棒 | 拖油瓶   | 滑老罐頭    |
| 飲酒  | 灌黃湯 | 女人    | 扁老或堂客   |
| 吃   | 觸祭  | 蕩婦    | 底板      |
|     |     | 和尚    | 賊禿      |
| 底下人 | 蘿蔔頭 | 二爺的傭人 | 三尾(音米)子 |

(一)

(樂大)

第一回 張翼德尋花問柳 劉伯溫吃醋爭風

說話小子提起了一支禿筆，就寫了亂點鴛鴦四字，學一個當年喬太守，但是他老人家點得天衣無縫，點得委實不差，小子的却不然了，比喬太守的亂點，還要亂上一點，真所謂大亂而特亂，亂到什麼田地，請諸君張着眼睛瞧瞧，閒話少說，讓我拿正文寫出來，給諸君看看，話說浦東張家浜，有一引臘燭店，老板姓張，單名一個良字，年紀已經四十幾歲了，膝下只有一個兒子，名飛，號叫翼德，生得一表非凡，滿腹的才學，不過就是有一樣不好，歡喜在女人面上用功夫，拿了他父親的錢，一天到晚的尋花問柳，張良因為就是只一個兒子，愛如掌珠，也不去管他，任他在外揮霍，有一天早晨，張飛正在家裏看大陸報，郵差送來一封信，他拆開來看，是他堂兄張汝祥從上海寫來

(享)

男秉雄體之剛、女配雌德之

## 哈哈

妓女稱女中堯舜、蕩婦爲女中丈夫、曰爛污、曰賤貨、皆稱賢女、曰滴白、曰鹹肉、並號佳人、婦番揮霍、足徵內助之賢、妻有相好、斯叶女貞之吉、何謂三從、從僧、從道、道死從君、何謂四德、吃德、咽德、坐德、動勿得、

許慧庵醫生

山路永清里一號

# ▲本報廣告部啓事

本報廣告地位尚有餘存如蒙惠登無任歡迎價目格外克己

接洽處 愛來格路永清里一號或向南成  
都路成都弄仁德里五百八十二  
號顧君接洽

里申福路馬六  
社旅一統  
四三二一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順申里  
定建西式洋房地點適當南  
洋郊區毗連法界左靠石路  
邇鄰宋木橋利極中心熱鬧  
環境所築南橋利極中心熱  
便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良  
房間內裝電鈴電爐電扇可  
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  
時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  
隨時應有盡有無美不備